



改变世界的地图

[英] 杰里米·哈伍德 著 萨拉·本多尔 序 孙吉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改变世界的地图

[英] 杰里米·哈伍德 著 萨拉·本多尔 序 孙吉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100 Map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6 Marshall Editions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世界的地图 / (英) 哈伍德著; 孙吉虹译.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ISBN 978-7-108-05793-8

I. ①改… II. ①哈… ②孙… III. ①世界地图—地图集—古代
IV. ① K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825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字 数 155 千字 图 95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改变世界的地图

[英] 杰里米·哈伍德 著 萨拉·本多尔 序 孙吉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100 Map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6 Marshall Editions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世界的地图 / (英) 哈伍德著; 孙吉虹译.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ISBN 978-7-108-05793-8

I. ①改… II. ①哈… ②孙… III. ①世界地图—地图集—古代
IV. ① K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825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字 数 155 千字 图 95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目 录	4	23 《伦敦到多佛港》，马修·帕里斯，英格兰， 约 1250 年	52
前 言	8	24 《高夫氏地图》，英格兰，约 1360 年	53
古代世界	13	25 《平奇贝克沼泽地带》，英格兰，约 1430 年	54
1 《世界地图》，巴比伦，约公元前 600 年	13	26 《耶路撒冷》，英格兰，约 1120 年	55
2 《城镇平面图》，恰赫尔，土耳其，约公元 前 6200 年	15	27 《君士坦丁堡》，克里斯托福罗·布翁德孟提， 意大利，约 1420 年	56
3 地图崖，美国爱达荷州，约公元前 10000 年	16	28 《世界地图》，毛罗修士，意大利， 1459 年	57
4 《通往来世之路》，埃及，约公元前 1400 年	18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59
5 《都灵莎草纸图》，埃及，约公元前 1300 年	19	29 《美洲地图》，迈克尔·墨卡托，德国， 1595 年	59
古典世界	22	30 《通往罗马之路》，埃哈特·埃茨劳普， 德国，约 1500 年	61
6 《波伊廷格地图》，罗马，4 世纪	23	31 《坎蒂诺平面天球图》，葡萄牙，1502 年	63
7 《阿格里帕世界地图》的复原版，罗马，约 公元前 7 年	25	32 贝海姆地球仪，马丁·贝海姆，德国， 约 1492 年	64
8 《托勒密世界地图》，埃及，约 150 年	26	33 《世界地图》，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德国， 1507 年	66
9 《罗马城市图》，罗马，203—208 年	28	34 《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埃及，1513 年	69
10 《马赛克地图》，马达巴，约旦，约 550 年	30	35 《特诺奇蒂特兰地图》，墨西哥 / 德国， 1524 年	71
11 石版地图，中国（局部），1136 年	31	36 《墨西哥峡谷》，墨西哥，约 1542 年	73
中世纪的世界	32	37 《奇奇梅克迁徙图》，墨西哥，16 世纪	74
12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亚伯拉罕·克里斯 奎斯，马略卡岛，1375 年	33	38 《圭亚那》，西奥多·德布里，德国，1599 年	75
13 《世界地图》，西班牙，7 世纪	35	39 《罗茨地图集》中的一幅航海图，让·罗茨， 英国，1542 年	77
14 《世界地图》，贝亚图斯，西班牙，约 776 年	37	40 《新法兰西》，塞缪尔·德尚普兰，1613 年	78
15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地图》，英国， 10 世纪或 11 世纪早期	38	41 《弗吉尼亚》，约翰·怀特，弗吉尼亚， 约 1587 年	79
16 埃布斯托夫《世界地图》，德国，约 1300 年	39	42 《新英格兰》，约翰·史密斯和西蒙·范德 帕斯，英格兰，1614 年	80
17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英国，约 1290— 1300 年	41	43 《寰宇全图》之《世界地图》，亚伯拉罕· 奥特柳斯，低地国家，1584 年	83
18 带状地图，西班牙，9 世纪	43		
19 《世界地图》，伊斯塔赫里，伊拉克，951 年	44		
20 《世界地图》，伊德里斯，西西里岛，1154 年	47		
21 《比萨航海图》，意大利，约 1290 年	48		
22 《英国》，马修·帕里斯，英格兰，约 1250 年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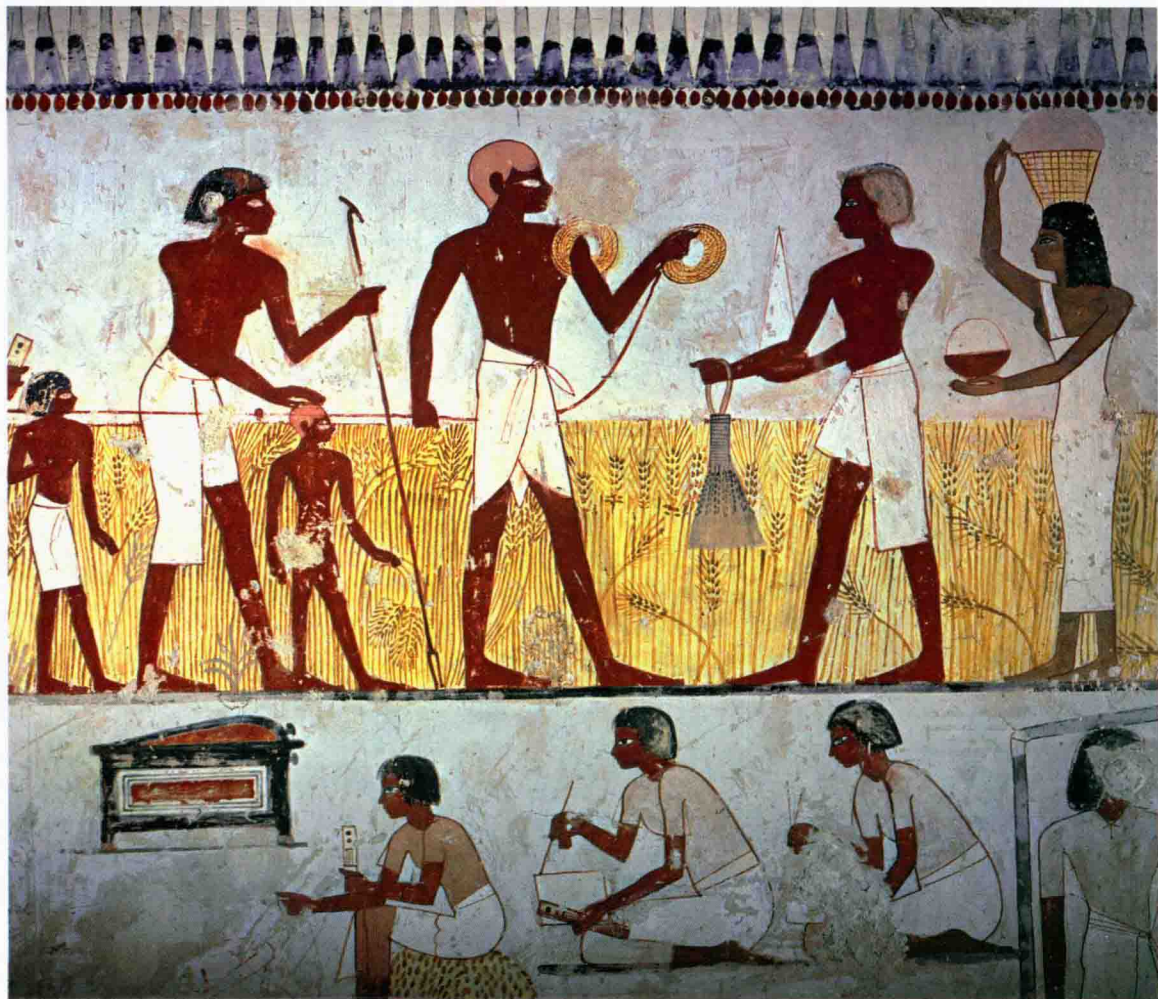
44 《世界地图》，赫拉尔杜斯·墨卡托，低地国家，1538年	84	66 《南澳大利亚》，詹姆斯·怀尔德，英格兰，1854年	121
45 《基督教骑士世界地图》，约多库斯·洪迪厄斯，尼德兰，约1596年	87	67 《印度斯坦》，詹姆斯·伦内尔，英格兰，1788年	122
46 《海之镜》，卢卡斯·扬松·瓦赫纳尔，尼德兰，1584年	88	68 《缅中边界》，掸族艺术家，缅甸，1889年	123
47 《亚洲地图》，威廉·布劳，尼德兰，约1635年	91	69 《世界地图》，日本，1853年	124
48 《西西里地图》，伊尼亚齐奥·丹蒂，梵蒂冈，约1582年	93	70 《非洲南部》，约翰·阿罗史密斯，英格兰，1857年	127
49 《航海图》，奥劳斯·马格努斯，威尼斯，1539年	95	71 《苏丹恩乔亚的王国》，喀麦隆，1916年	128
50 《英格兰和威尔士郡县图》之《康沃尔》，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英格兰，1579年	96	72 《美国西部》，刘易斯和克拉克，美国，1814年	129
51 《大不列颠》之《从伦敦到布里斯托》，约翰·奥格尔比，英格兰，1675年	97	73 《铁路和里程图》，盖洛德·沃森，美国，1871年	133
52 《威尼斯》，雅各布·德巴尔巴里，威尼斯，1500年	98	74 《卡洛登会战平面图》，约翰·芬利森，1746年	134
53 《伊莫拉地图》，莱奥纳多·达·芬奇，佛罗伦萨，约1502年	99	75 《布尔朗第二次战役》，罗伯特·诺克斯·斯内登，美国，1862年	136
54 《布鲁日》，乔治·布劳恩和弗朗茨·霍根伯格，德国，1572年	100	76 《英格兰、威尔士和部分苏格兰地层结构图》，威廉·史密斯，英格兰，1815年	138
55 《伦敦规划图》，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伦敦，1666年	101	77 《关于霍乱传播的模式》，约翰·斯诺，英格兰，1855年	140
56 《全球磁极考察图》，埃德蒙·哈雷，英格兰，1702年	103	78 《伦敦贫困状况说明图》，查尔斯·布思，英格兰，1889年	143
57 《法国》，雅克·卡西尼，法国，1744年	104	现代世界	145
58 《卡陶巴族》，美国，1721年	108	79 《意大利战役宣传图》，德国，1943年	145
59 《北美》，约翰·米切尔，英格兰，1775年	109	80 《英格兰乡村自行车路线图》之《肯特》，乔治·菲利浦父子公司，英格兰，1905年	147
60 《梅森-迪克逊线》，查尔斯·梅森和杰里迈亚·迪克逊，美国，1768年	110	81 《拉齐奥旅游图》，意大利旅游俱乐部，意大利，1953年	148
61 《肯特郡（和部分艾塞克斯郡）》，英国陆军测量局，英格兰，1801年	112	82 《宾夕法尼亚州汽车路线图》，海湾炼油公司，美国，1916年	149
62 《圈地地图》，英格兰，1829年	113	83 《苏格兰领航图》，民航管理局，英格兰，1972年	150
63 《木枝航海图》，马绍尔群岛，20世纪	115	84 《金滩》，诺曼底，英国海军部航道局，英国，1944年	153
64 《新西兰》，詹姆斯·库克，英格兰，1773年	118	85 丝质德国逃生图，M19制作，英国，1939年	155
65 《河口地图》，大卫·马朗吉博士，澳大利亚，1983年	119	86 《奥地利合并图》，德国，1938年	157
		87 印度军队征兵海报，印度，1914年	158
		88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英国测量局，1949年	160

89 《东西柏林》，西德，1959 年	161	卫星 5 号，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1987 年	169
90 《街道地图大全》之《威斯敏斯特》，菲莉丝·皮尔索尔，英格兰，1963 年	163	94 《澳大利亚海洋与陆地地形图》，海洋资源探测卫星，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1978 年	171
91 《伦敦地铁》，哈里·贝克，英格兰，1935 年	165	95 《蓝色星球图》，雷托·克里斯蒂安·斯托克利，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2005 年	173
92 《曼哈顿市中心轴测投影图》，路丁顿有限公司，美国，2000 年	167	大事年表	174
93 《来自卫星的土地使用状况图》，地球资源探测		延伸阅读	178

前言

本书的前提是“地图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地图怎么能改变世界呢？改变了谁的世界呢？地图是再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后来的学者布赖恩·哈利（Brian 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制图

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中，他们将地图定义为“图像式的再现，这种再现使人们对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人类世界的重大事件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理解”。地图是特定社会集体活动的产物，每一幅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但地图不仅仅反映这些



一幅作于公元前 1413—前 1403 年间的美纳赫（Mennah）墓室壁画，描绘了埃及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时期的一个测量员正在农场主面前测量一块玉米地。



一幅 16 世纪的木版画，描绘了测量技术的应用。

历史环境：作为社会权力机构组织和管理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地图既有预测性又有描述性，既有前摄性又有反作用，它们可以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线，并促进研究和讨论工作。毫无疑问，无论是史前还是今天，地图都发挥着这些功效。例如，地图可强化、影响或改变当时的一些观念。因此，本书中所讲述的第一幅地图巴比伦《世界地图》（图 1），就展现了约公元前 600 年美索不达米亚人所坚信的世界（以巴比伦为中心）及其四周的早期海洋；第三章《中世纪的世界》中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展现了中世纪时期关于世界的概念，并在一个空间范畴内传达了许多理论、道德、历史和动物学方面的信息（图 17）。

那么，地图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呢？从全球范围来看，地图传达了关于新大陆、商旅路线、殖民地的信息，例如《坎蒂诺平面天球图》（图 31）和库克的《新西兰》地图（图 64）。因此，世界不仅被扩张了——通过把发现的新大陆加进地图，而且还被压缩了——通过把相距甚远的地区放在似乎更近和更容易控制的范围内。虽然不能说海外帝国的形成仅仅是地图的功劳，但地图却在殖民扩张和使本

土民众确信帝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和可实施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16 世纪的《坎蒂诺平面天球图》突出了葡萄牙人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为他们搜索信息并明确声明纽芬兰岛和格陵兰岛归他们所有提供了明证。在随后的 17 世纪，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因在北美划分势力范围而发生了冲突，双方都用地图来表达自己意识形态中的待定事宜，并都避免用对方的地名作标注。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地图（图 42）展示了英国人对该地区的看法。当地的土著居民不应被遗忘：通过辅助殖民扩张，地图影响了当地居民以及来此定居的外来者。

自文艺复兴之后，地图开始装订成册并出版发行，这既反映了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如《托勒密世界地图》（图 8）、墨卡托地图集（图 29）、奥特柳斯的《寰宇全图》（图 43）、瓦赫纳尔的航海图集（图 46）。这些地图集自诞生之后，使关于很多国家的错误观念长盛不衰了许多年：托勒密的世界观主宰着制图学和地理学长达几个世纪，而雷利的传奇城市埃尔多拉多因欧洲人误解了从土著人那里得到的信息，而被定位在圭亚那地区（图 38），这个错误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还出现在西方的地图上。

下图：这是一架19世纪的黄铜六分仪——配有三脚架和伸缩可视镜——可通过测量正午的太阳或夜晚某个合适的星星的高度来确定纬度。



地图通过协助航海事业而促进了新世界的发现，并且使普通的旅行变得更加容易。中世纪的《比萨航海图》（图 21）是一幅较早的航海者使用过的地图，而墨卡托投影（图 29）则使 16 世纪及随后的航海者的出行变得更加容易。旅行不是探险家的专利：《波伊廷格地图》（图 6）标出了罗马帝国内部的游客使用过的路线；修道士马修·帕里斯标出了前往圣地的朝拜路线（图 23）；1675 年约翰·奥格尔比设计了一本将道路标成带状的英国道路地图册（图 51），这种方式沿用至今。自 20 世纪起，贝克的伦敦地铁交通图（图 91）成了示意图的一个例子，使用者从而能够按着一个错综复杂的路线图识别方位，而伦敦《街道地图大全》（图 90）则改变了当地出行者在一个城市中识别方位的方式。地图同样改变了旅游观光者的世界：如英国的自行车旅游者（图 80）、美国的驾车出游者（图 82），以及罗马的观光者（图 81）。

测量员用地图来展示新土地。地图曾是 18 世纪晚期英国圈地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图 62），因为它们展现了土地是如何被重新分配和划分的。1666 年的火灾后，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伦敦规划图》（图 55）就展示了地图如何被用来提供有关规划的信息以及可行的城市新规划，尽管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施。在运河、铁路和公路建设方面，地图一直都起着辅助作用，例如标明这些路线会穿越哪些陆地、需要克服哪些障碍，然后将最终形成的路线网络图发布出来（图 73）。因此地图是改变地理景观的工具，同样也是改变居住于其中和旅行于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的工具。

边界纠纷也可以通过地图来解决。1768 年，查尔斯·梅森和杰里迈亚·迪克逊确定了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界线，这条名为“梅森—迪克逊线”的边界线后来成了南方蓄奴州和北方废奴州的分界线（图 60）。1782—1783 年，在巴黎的美、英谈判代表曾用约翰·米切尔的《北美》地图（图 59）来界定美国的边界，并且这幅图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晚期。

地图是权力、权威和支配能力的体现。罗马教皇的权力和雄心壮志被呈现在 16 世纪梵蒂冈的墙上（图 48），用来打动和影响到访的游客。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绘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郡县地图册（图 50）展现了大英帝国的权力和统治，并促进了伊

右图：一个13世纪的天文观测仪，通过测量太阳或星辰的高度来确定纬度。观测仪出现在一千多年前，在15至18世纪的欧洲尤为流行，随后，像望远镜之类的新一代天文观测仪诞生了。



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地主阶级制图意识的日益觉醒。精心装饰过的地图引人注目，可用来炫耀财富和威望。例如，布劳的《大地图集》（图47）尚存几部奢华的副本，传统上是17世纪尼德兰联合省赠送给皇室贵族的礼物。

地图曾被当作宣传工具，现在仍然如此，它们可以夸大、隐瞒或歪曲事实来制造某种效果。例如，16世纪晚期的《基督教骑士世界地图》（图45）在荷兰对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就被荷兰人当作一种宣传资料。20世纪的一个范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绘制的印度宣传地图（图87）。喀麦隆的苏丹恩乔亚王朝的地图（图71）表现了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掩盖了1916年的政权纷争。战时，地图用于军队的排兵布阵，如1862年的《布尔朗第二次战役》（图75），而且还可以回顾过去地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图74）；地图帮助作战的个体找到穿越敌人封锁区的路线，例如“二战”时期的丝质逃生图（图85）；地图还呈现了战后对领土的分割，如对柏林的瓜分（图89）。

上述许多例子已经展示了地图是如何改变整个社会乃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例子来证明地图是如何改变区域环境的。例如，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就因查尔斯·布思所作的调查和绘制的穷人分布图（图78）而有所好转；而1855年约翰·斯诺通过绘制霍乱爆发地的地图（图77）追溯到一水泵污染源，并断定这种流行病是在水里滋生的，从而使该病得到了根除。

制图业的技术的革新反映了当代的发展和观念，也影响到后来的制图者和使用者。因此，西方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及印刷地图的首次问世（图13）促进了对制图学的价值的认识，也扩大了地图所传达的信息的影响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球仪成了展现世界陆地分布状态的有效工具（图32）。18世纪，卡西尼的《法国》地图（图57）是首次对整个国家进行三角测量后绘制而成的。此后，英国陆军测量局为国家地

图的绘制制定了新的国际标准，而这些地图（图61）也被用作其他地图绘制的基准。

地图可以改变世界吗？答案是肯定的。无论何时何地，地图都在改变着王朝、帝国、当地社会以及个人的世界。通过挑选特定的信息——或删除或加——并按自己的意图来传达这些信息，地图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改变世界的。《改变世界的地图》讲述的就是有关这类地图的故事。

萨拉·本多尔
剑桥以马立学院

82
7-14
509

92687



古代世界

呈现自然景观

第一幅地图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怎么样和在哪里被创造出来的还很难知晓。史前及早期的许多绘画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找到的东西也许并不能完全代表那个时代的本来面貌。对于现代的观察来说，还有些其他的困难。制于史前的地图——就像如今那些未开化部落或土著部落所绘制的地图一样——没有标题来说明图像的含义，或描述它所包含的内容。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同现在一样，早期的地图也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绘制的，并且形式也各不相同。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与普遍认同的观念相反——千百年来制作地图的所有目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是指路。航海图直至欧洲中世纪才出现，地形图直至 18 世纪才被旅行者普遍采用。

人类生来就具有一种空间思维能力——这个是指“这里”，那个是指“那里”（this is *here*, that is *there*），即便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制图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对空间的理解。意境地图（mental maps）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之一。例如，原始的狩猎部落将他们跟踪的动物迁移路线和最佳狩猎地点分类；到处迁徙的原始部落则需要知道他们怎样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而不被渴死。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的脑子里有一幅自己领地的地图。

现代考古研究断定，制作地图和平面图的想法早在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

各地独立地发展起来了。现存最早的地图见证了其制作者的文化、观念和关注的焦点，正如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地图反映了我们自己最关注的事情一样。就像现在一样，当时的地图是以对某个地域环境的个人经验和了解为基础的；其他的，如宇宙天象图，则是想象出来的。现代读者不太了解的可能是在史前时代、未开化部落或宗教环境中地图所起的作用。

最早的地图

现存最早的地图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200 年左右（见 15 页），1963 年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和他的队员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恰赫尔（土耳其语：Catal Huyuk）史前遗址将其发掘出土。该图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城镇平面图。它不是经过测量或勘测后绘制的平面图，而是一幅图画式的地图，其中一些部分是以平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就像从这个城镇的正上方俯瞰下来一样），还有一些部分则是以剖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仿佛是从地平线上看过去的一样）。这种剖面和平面的混合使用仍是许多现代地图的特点。仔细看一幅现代的地形图，你会发现一些地貌是由显示此地貌特征的剖面地图符号标示出来的，比如风车或用交叉的双剑表示战场。与恰赫尔地图一样，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地图都按照比例尺绘制——如现在的一些旅游图。我们称恰赫尔壁画为一幅城镇平面图，而

1 《世界地图》，巴比伦，约公元前 600 年

这是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它根据创作者的观念展现了世界和围绕陆地的海洋。这幅地图被雕刻在泥板上，并附有一篇楔形文字说明。巴比伦城也用示意图的方式标了出来。图中有八个三角形——现在仅可以看到四个——代表巴比伦人所信仰的与天空之海相连的桥梁。



恰赫尔，土耳其

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一系列文化层，每一层的房屋都以泥砖筑成，并与其他建筑物彼此相邻，共用一面墙。

不是一幅图画或风景画，那是因为它包含了平面图的一种要素。当我们界定一幅画为地图或平面图时，它必须能够展现出地貌特征的正确分布——即在实际中相邻的事物在地图中也须是相邻的——而描绘方式和数学比例则无关紧要。

恰赫尔平面图

在恰赫尔发现的这幅图是一幅 275 厘米长的壁画（最初也许还要再大一些，因为现存的仅是一些残片）。它是位于发掘第七层的一处神庙的装饰壁画。该平面图展现了排列在逐渐上升的台地上的约 80 座建筑物，精确地描绘出了该定居点的蜂窝式设计。在远处，一座正在喷发的双锥形火山是以剖面而不是平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火山的斜坡上布满了炽热发亮的火山岩。其余的火山岩则从喷发的火山口上飞掷出来，火山上空盘旋着一团黑色的烟尘。这座双锥形火山暗示了它就是位于科尼亚（Konya）平原东端且从恰赫尔遥望可见的哈珊峰（Hasan Dag）。该地区的这座火山和其他火山岩山脉对于这座城镇的居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黑曜石的来源。黑曜石可用来制作工具、武器、珠宝、镜子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恰赫尔地图精准地再现了这处新石器

时代的定居点。更加令人称奇的是——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测定的时间——此图比楔形文字的出现还早 2200 年，而楔形文字是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之间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上的苏美尔人（Sumerian）于公元前 4000 年发明出来的。

岩石艺术和岩画

恰赫尔的居民并不是文字出现以前唯一制作过地图的人。位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Brescia）附近的瓦尔卡莫尼卡（Val Camonica）的一处岩刻群，经辨认是一幅描绘了田地和道路的平面图。该岩刻可追溯至青铜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 1200 年），而其他岩刻则被认为是铁器时代（约公元前 800 年）加上去的。这个复杂的岩刻覆盖了岩石表面 $4.1 \text{ 米} \times 2.3 \text{ 米}$ 的面积，鲜有说明来帮助现在的读者去解读它。不规则的线也许代表了道路或溪流；各种各样的点和圆圈似乎代表泉水；带斑点的长方形可能代表了果树，而空的长方形代表社区耕种的其他小块土地。人们认为该图似乎不像是在呈现某个特定的地点，而更像是一个普遍性的“地方”；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求助神去保护人们的农场和庄稼。这种岩刻表明了制作地图的冲动在人类早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些社会制作的地图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考古学家能够找到岩石艺术的地方都可以发现岩画，比如爱达荷州（Idaho）和南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地方都有发现。创作于约公元前 13000 至前 11000 年之间的澳大利亚扬塔（Yunta）雕刻也被认为具有精神上而非地理意义上的作用。在呈现地貌特征的同时，它还与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的黄金时代联系在一起。该石刻呈现了抽象的圆形符号，还有鸟和动物的足迹。

被早期白人定居者命名为地图崖